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劉公案－滿漢門 第六回 劉同成大鬧夜府 審命案二次私訪

勸君讀書最為高，大哉不過聖人道。
留四書先進禮樂，記善言萬事始教。
藏於密其休無窮，如用之從先之道。

話說劉同成見金姐、鳳英騎驢頭行，城內等候；自己同王小二隨後緊行，來至城內僱腳的店內，給了驢腳錢，問店中伙計：「兩個女子向何處去了？」店伙說：「下了驢，向街裡走去了。」劉二爺往街裡行走，不住的東瞅西望，不見金姐、鳳英，心中著急。只見有一位老者迎面而來。二爺迎上前去，躬身施禮，口呼：「老仁兄，小弟借問一聲：適才有兩個十五六歲的姑娘，可曾看見否？」老者回答：「不錯，有兩個姑娘在十字街上攔夜閣老轎前告狀。後來我可不知怎麼樣了。」劉二爺聞言，大吃一驚，心中說：「不好了！倘有舛錯，我怎對得起長兄？」一舉手說：「多承老仁兄指教。」邁步奔十字街東尋西找，不見金姐、鳳英。正然急躁，從南來了一人，年約二十餘歲。

此人外號名胎裡壞。這劉二爺不知，上前施禮口呼：「仁兄見有十五六歲的兩個女子，適才在這十字街向夜閣老轎前告狀，可知道她倆往哪相去了？」胎裡壞聞言，信口說道：「我知道，夜閣老將兩個女子領進他府，給他少公子拜堂成親去了。」劉同成聞言，只氣得三屍神暴跳，五靈豪氣飛空，大罵：「夜裡紅竟敢霸佔民女，我與你誓不兩立！」邁開大步，撲奔夜閣老府而來。

霎時來至夜裡紅的府門前，用手一指，潑口大罵：「夜裡紅，你依仗你女是西宮下院，你竟敢搶霸民女！你出來，對你家劉二爺講講理。不然，我罵你八輩祖宗。」且言守門的門軍見來了一人，堵著府門破口大罵；不由得火往上衝。四個門軍趕過來，動手拿人。劉同成手急眼快，打倒兩個門軍，這兩個門軍一聲喊嚷：「眾位伙計們，快出來幫著拿這愣頭青。」只見府內出來七八個人，手執棍棒，撲奔前來。劉同成並無懼色，與眾門軍打在一處。工夫一大，劉同成後力不加，眾寡不敵，露了一空，被棍打倒。眾門軍用繩把劉同成綁縛起來，推推擁擁拉進閣老府，綁在東馬棚。專候夜閣老回府，審明再罰落。

按下不表。

且言良鄉縣知縣郭得平見劉相爺前站報馬送信，令他迎接相爺去。即刻更衣，騎馬出城。迎接了一日，也未見相爺的影響。堪堪日落，這才回衙。吩咐吳學忠、祁半成明日清晨出城，探聽大人的消息。

且說劉相爺自從派二弟劉同成送義女上京，自己出了良鄉縣城，順著大路直奔公館店而去。這且不提。

且言這良鄉縣離城十里地名黃土岡，居住民人羅會通，娶妻張氏，頗有姿色，被李彥唐、李紅看見，令惡奴等把張氏搶去。

羅會通找上李家寨，被眾惡奴打出，在良鄉縣也未告准，奔至北京，闕御狀告在閣老夜裡紅手內，挨了四十杖板，打得皮開肉綻，血水淋漓。堂諭不准再告，若再告必追取性命，勒逼著具結完案。加氣傷寒，一病一月方好離牀，強打精神回家。

且言良鄉縣兩個班頭吳學忠、祁半成奉知縣之命探聽劉相爺的消息，探明大人公館現在離城十里之遙。二個班頭急急向回裡走，去稟知縣。路過劉家墳塋，見一死屍橫躺在地，渾身是血。身上紮著一把鋼刀，那刀嘟嘟亂動，四外並無別人。見墳前有一人往南走，兩個班頭急忙趕上前去。這羅會通奔家心勝，忽然鼻中冒出血來，遂跟熱汗直流，抹酒一身血，病已大好。正遇二班頭趕到，見他渾身是血，吳學忠從懷中掏出索線一抖，「嘩啦」一聲，把羅會通鎖了，不容分說，拉著就走。

羅會通問道：「因何將我索拿？」祁半成說：「朋友，你自己做的事你還不明白？漢子做的漢子當。你謀害人命，還同我們裝糊塗。走罷！跟我們見大老爺去，上那堂上再分辯。」

拉拉扯扯往前走，迎面來了兩匹馬。馬上騎著二人，皆是公差打扮。原來此二人正是劉相爺二位差官王良、王義。見相爺晝夜未回，公館放心不下，諸日暗探消息。今日探聽相爺回了公館，這才撥馬奔公館店。在荒郊，見兩個公差用索線牽著一人拉拉扯扯，彷彿是奔縣城的式樣。王良、王義一抖絲韁，來至二公差面前，問道：「不知此人身犯何罪？因何鎖他進城？」

吳學忠、祁半成二公差見問，抬頭觀看，見馬上是二位差官打扮。祁半成說：「我二人奉本縣大老爺之命，前去探問大人何時進境，路過此處，見他傾害人命，我弟兄二人把他鎖了，赴縣成案。死屍現在那邊墳塋之內。」言罷，二人拉著羅會通竟撲縣城而去。

王良、王義聞言，一催馬來至墳塋。果然有一死屍在塋地躺臥，心口上紮著一把鋼刀「嘟嘟」的動搖。二人下馬進前仔細一看，看光景是死了有幾日的，非是新死，刀口內有一團蛆碰著刀，故那刀亂動。二人看罷，慌忙上馬，回公館店去。

不多時候來至公館店，在店門外下了坐騎，走入店內。見了大人請安已畢，躬身回話：「啟稟相爺，小人們在良鄉城內探聽相爺的消息，方曉相爺回了公館。小人們撥馬回公館，在路上遇見良鄉縣兩個差人鎖著一人，言說是在郊外墳塋殺人命，奔縣城去了。小人們來至死屍前一看，非是新死之屍，恐內中有屈情，不敢不稟相爺得知。」劉相爺聞稟，即時吩咐：「你二人速到良鄉縣署傳本閣之諭，令良鄉縣知縣郭得平帶著兇手到公館回話。」二人答應，退出上房，備好坐騎，搬鞍上馬，出了店門。一抖絲韁，馬上加鞭，不大工夫進了良鄉縣城，奔至縣衙頭門以外，厲聲高叫：「門上差役聽真，快稟你家老爺得知，就說我二人是奉劉相爺之諭令：郭知縣帶著適才拿來的兇手，速到公館回話，不得遲誤！」言罷，撥馬而去。

且言郭知縣聞吳學忠、祁半成回報，方知相爺離城十里打了公館。正然更換官服，去參見相爺，忽見宅門差役稟報，立刻傳出話來外面備馬。自己來至大堂，上了坐騎，帶領衙中差役，並新拿獲兇手，一同往公館而來。霎時來至公館門首下馬，煩門上人遞進手本。相爺一見，吩咐令郭知縣進見。郭得平聞傳，躬身而入。見了相爺，叩拜在地。劉相爺吩咐：「貴縣請起。你在這良鄉理的好民詞。」郭知縣不敢抬頭，聽上面的聲音好熟，偷眼一看，不由打一寒戰，方曉鬧法堂的花子正是相爺，口稱：「卑職身該萬死！」相爺微微冷哂一聲，吩咐：「快帶兇犯。」聽差的一聲答應，只聽下面索線響一聲，喊道：「兇犯帶到。」羅會通雙膝跪倒，戰戰兢兢，口尊：「青天大人，超生小人罷！」淚流滿面，叩頭如雞啄碎米一般。相爺問道：「你家住哪裡？你叫何名？因何謀害人命？一一從實招上來。」羅會通叩頭稟道：「小人家住這良鄉縣黃土岡，姓羅名會通，皆因我妻被李家寨李彥唐、李紅硬行搶去，我妻怒罵霸盜，李彥唐、李紅大怒，令眾惡奴把我妻扔在澆花井內淹死。小人聞信，到板。」郭知縣在旁聞聽，面如土色，渾身亂抖。忽聽羅會通復訴道：「小人萬般無奈，奔到北京上控。偏偏告在閣老夜裡紅手內。夜閣老見狀衝衝大怒，把小人重責四十杖板，不准小人再告。是小人加氣傷寒，身染重病一月有餘，病體方好，暫且回家。在半途心中一熱，眼前冒金星子，忽然鼻子內流血不止。」

小人正然抹血，不料有兩位公差用索線把我鎖了，聲稱小人謀害人命，不容小人分說，拉著就走。這是小人以往從前的實供，並無虛言。求大人超生小人，給小人報仇，小人感大人恩德非淺。」言罷磕頭如雞啄碎米一般。

相爺聞訴，將頭點了又點，吩咐王良、王義把羅會通帶下去暫押，不准難為他。復又眼望郭知縣，說道：「貴縣，你屈尊一二罷。」又吩咐王良、王義：「你二人陪著郭知縣在公館伺候，不可遠離。」吩咐已畢，退坐來至後房，復又更換乞丐衣服，暗暗出了公館的店門，逕奔良鄉縣城而來。不知二次私訪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